



随笔

菩提与椴树

查鸿林

近日,看到一篇关于写椴树的文章,说它是中国菩提树或北方菩提树,这一说法没有错,实际上,菩提树和椴树不是同宗同族,它们有着很大的区别,只是多种因素导致民间称谓替代。

菩提树是毕钵罗树,佛教圣树。系桑科榕属,常绿的热带乔木,三角心形,顶端拖2~5厘米细长滴水尾尖,叶面油亮革质,全缘无锯齿,隐花果,肉质易腐烂,有下垂气生根,老树独木成林,怕冷,低于5℃容易冻伤,我国仅华南、云南以及东南亚露天存活,北方室外存活不了。

椴树则是锦葵科椴树属,温带落叶乔木,叶片是标准心形,无长尾尖,叶缘带细密锯齿,叶片秋冬变黄脱落,开花时花序带标志性薄膜大苞片;球形硬核果,有五道棱,打磨后就是文玩五线菩提。椴树极耐寒,东北、华北、欧洲均可露天生长,6~7月开浓香白花,是顶级椴树雪蜜的来源。

为什么椴树会被叫做“中国菩提树”或“北方菩提树”。主要因为在中原和北方冬天严寒,真正的菩提树无法越冬;椴树叶形近似心形,寺庙便用它代替圣树栽种,唐代起就开始在中国普及。北京故宫英华殿两棵明代“九莲菩提树”,实际是蒙椴,乾隆皇帝专门写诗点名它并非原生菩提。另外还有一个说法,系外文翻译误传,德国柏林大街原名直译“椴树下”,早年译作“菩提树下大街”,流传至今,欧美全部把椴树俗称菩提,所以就有了椴树即菩提的说法。同时,六祖慧能偈语“菩提本无树”,禅义是觉悟不在有形树木,于是僧人便不拘泥树种,凡树形清静、叶似心者皆可代称菩提。

六祖慧能偈语“菩提本无树”,有这样一个传说故事。佛家五祖弘忍欲传衣钵,于是命门下弟子各作一偈,以此分辨弟子悟性高低。大弟子神秀先写偈:

身是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。

时时勤拂拭,勿使惹尘埃。

神秀的境界是人心容易沾染杂念烦恼,要时常修行清扫,属于渐修,以此来慢慢克制杂念。

当时的弟子慧能只是一个舂米的杂役,不识字,于是将自己的想法请人代写一偈:

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。

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。

慧能的意境是:菩提代表觉悟、自性本心,真正的智慧本心,并不是有形的菩提树,自性无形无相,不依附实体;

既然本心空净、一无所有,又哪里会有地方沾染烦恼尘埃、俗世执念呢。

弘忍两相比较,觉得慧能悟性更高,于是,深夜传《金刚经》,将禅宗六祖衣钵传给慧能。在佛家,真菩提象征顿悟、智慧、解脱,专指佛祖悟道之树。

而椴树与菩提不同,椴树的主要价值则体现在经济和药用上。紫椴、糠椴是东北核心蜜源,椴树蜜结晶洁白如脂,自古为皇家贡蜜,与龙眼、荔枝蜜并称三大名蜜,是顶级蜜源;椴树花可提取天然芳香油,干花制椴花茶;其材质洁白轻软、不易变形,号称阔叶红松,适合木刻、菜板、蒸笼、胶合板、乐器、蜂箱;木质纹理细腻,是木雕、工艺品首选原料;树皮韧皮纤维柔韧,可搓绳索、织麻袋、人造棉、草鞋;嫩叶可饲猪,树皮可造纸。同时,椴花可安神助眠、润肺止咳、舒缓降压;树皮可祛风除湿、缓解风湿痹痛、跌打损伤;根、果可调理虚寒腹痛、劳伤腰痛。因此,椴树在民间象征着安宁庇护,兼具蜜林、用材、文玩等多重价值,加之佛家栽种,又是温带的“替代圣树”。

菩提与椴树的共性之处就是“圣树”的特质。从唯物辩证的角度看,世间万事万物都是运动变化的,不是固定不变的,日常生活或与人交往中,不要刻意维持一个“清静圣人”的人设,好与坏、得与失、荣与辱都是人的主观评判;本来就没有实体可以执着,自然不用纠结、焦虑、内耗。这样认为,我们就可得以释怀,轻松愉快地工作、学习和生活。

诗词

宿州散章

文/晓渡

刘老二烧鸡:一把火

刘老二不是老二。他是宿州民间的一把火。鸡在锅里翻身的瞬间,整条街的香味全醒了。八角、桂皮、花椒……这些从香料铺跑出来的游魂,钻进骨缝里,替它活第二回。撕开烧鸡,说白了就是撕开皖北的地图:油亮的是平原,焦黄的是土丘,那些丝丝缕缕的肉,是阡陌交通的缩小版。

咬下去,卤汁在齿间炸开,那是时间熬成的小小汪洋。

刘老二已不在后厨颠勺了,他把一代人的味觉密码死死锁进鸡皮。

乡土

渡口的记忆

吴明亮

站在城市的阳台上,我常常想起马槽河。它从南而来一路向北,汇入杭埠河。那些渡口、摆渡人,还有河面上晃荡的旧时光,就这样一点点浮上来。

我的故乡位于马槽河的东面、杭埠河的南面。那时候河上没有桥,出门全靠渡口。船一来,人过去了,消息也过去了,日子就这么连在了一起。

记忆最深的是大河弯渡口,位于马槽河郭河段。1983年夏天,我师范毕业,被分配到三畈中学任教。那日,我背着一床粗布被子,步履蹒跚地来到渡口。七月的河水因前夜的雨而略显浑浊湍急,我望着水面发愁。这时,河埂上走来一位矮矮的老者,人未到,声音先至:“小伙子,去哪儿呀?”得知我是去对岸三畈中学任教的新老师,他黝黑的脸上绽开笑容,竖起大拇指:“教书先生啊,不简单!”

后来我知道,这位陈姓艄公在大河弯摆渡已有三十余年。他的船是旧木船,船帮有多处修补的痕迹,却被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每次摆渡,他总要先等乘客坐稳,才不慌不忙地撑篙离岸。船至河心,他会指着岸边一棵老柳树说:“看,那是我父亲栽的,当年只有擗面杖粗,如今两个人都合抱不过来了。”他说这话时,眼睛望着河埂,像是看着自家的田。

马槽河奔流至杭埠河,在这条更宽阔的河流上,曾有三个渡口:广寒桥渡口、张拐渡口、王四六渡口。每个渡口都有自己的故事,而张拐渡口的张老者最为特别。他摆渡从不收钱,只在春秋两季挨村走走,算是“打秋风”。村里人见了,总要拉他喝两杯,临走往他布袋里塞点米面蔬菜。大家心里都有数:你渡我过河,我管你一顿饭。

关于张老者,有个经典故事在乡间流传。某个下雨天,一位妇女抱着发高烧的孩子焦急地等渡。恰逢河水湍急,对岸的船不敢过来。张老者见状,毫不犹豫地撑船出发。船至河心,一个浪头打来,他险些落水,却依然稳稳地撑着篙,将母子安全送达对岸,又帮忙找来医生。后来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拼命,他只咧嘴一笑:“都是乡亲,哪能见死不救。”

命运的安排如此奇妙,广寒桥渡口后来竟

每卖出一只烧鸡,都搭送一段沉默的秘方:火候、耐心,外加一个厨子对乡愁的斤斤计较。

五柳:一瓢水

五柳先生没来过,但五柳不该没有名字。几棵柳树就那么杵着:不招摇、不谄媚。风来了便晃一晃,风走了就死死静住,像五根绿钉子,硬是把天空给钉在了村庄头顶。

柳枝低垂下来,蘸着水,写一句,涂一句。风一大,整面水全搅乱了,碎影里晃着柳树的细枝,啥也看不清。风一停,水又慢吞吞地誊写起来——归根到底,还是那五个字:

归去来兮,归。

成了我工作的地方。每到放学时分,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跑上渡船,摆渡人会细心地点数,确保不落下一个。夕阳西下,渡船在河面上划出长长的波纹,孩子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岸边的村落里。这时,河水会被晚霞染成金红色,远处炊烟袅袅,构成了我记忆中最温暖的画面。

这些摆渡人多是深谙水性的老人,他们对河流的秉性了如指掌。什么时候涨潮,什么时候退水,哪里有漩涡,哪处水缓,都清清楚楚。他们不仅是摆渡人,也是河流的守护者。洪水季节,他们会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安全;干旱时节,他们会指给人们看水位的变化。他们的生命与河流紧密相连,就像河岸上的老树,根须早已深入泥土。

如今,马槽河和杭埠河上已架起多座桥梁,汽车呼啸而过,分分钟便能到达对岸。那些渡口渐渐荒废,木船也不知所踪。去年回乡,我特地去寻访广寒桥渡口,只见石阶上长满青苔,河边荒草齐腰深。问及当年的摆渡人,年轻人多已不知晓,只有几位老人还能说出些模糊的往事。

站在废弃的渡口,我忽然明白,消失的不仅是渡船和摆渡人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,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纽带。当年的摆渡人,渡的不仅是物理的河,更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。他们记得每个过客的名字,了解每个村庄的喜怒哀乐。在摇晃的渡船上,陌生人会自然地交谈起来,分享彼此的见闻。渡口成了信息集散地,也成了乡情的纽带。

我们这一代人算是最后的见证者,见证着河流从阻隔到通途的变迁,见证着摆渡人这个古老职业的消逝。现在桥多了,车快了,过河只要几分钟。只是偶尔堵在桥上,我会想起从前等在渡口的那些场景。夜深人静时,我还会想起马槽河上的波光,想起摆渡人撑篙的背影,想起渡船靠岸时木桨摩擦河岸的声音。这些记忆如同河水,静静流淌在心底,温柔了时光,也温暖了异乡的梦。

河还在流,渡口却早就不在了。但我时常想起来那些船影、桨声,还有老艄公的背影。原来,渡口荒芜了,故乡却并未走远,它就停泊在记忆的那片波光里,静水流深。